

庚子年正月,为避疫情,居于家中足不出户。下厨,煮青菜,豆腐皮,肉炒香菇,吃得津津有味。午饭后习字,写一幅字:“一日不作,一日不食”。

一日不作,一日不食

周华诚

此句之由来,是唐代的一位高僧,百丈怀海禅师。百丈禅师年轻时,就与僧众一起“出坡”,从不间断。所谓“出坡”,即是在寺院干农活。百丈禅师倡导的是以农禅为生活,这当然会很辛苦,但他

每日都是亲自劳动,不避苦累。后来百丈禅师年纪渐渐大了,每天依然跟大家一起上山下地,自耕自食。弟子们见师父年事已高,再干这些粗重之活,于心不忍,便恳请他不要随众劳动。但百丈禅师仍坚决地说:“人生在世,如果不亲自劳动,那不成废人了吗?”

弟子们无奈,想了一个办法,悄悄将百丈禅师所用的扁担、锄头等工具藏起来,不让他做事。禅师

遍寻不着自己的农具,只好歇息,他也因此不进饮食,一连三天,皆是如此。弟子们很焦急:“师父为何不饮不食?”百丈禅师答:“一日不作,一日不食”。

弟子们没办法,只好将工具又还给百丈禅师,每天,大师依然随众一起出坡,一起干活。百丈禅师主张的“一日不作,一日不食”,后来成为了古训。

在我老家乡下,许多老人,一辈子都在劳作。即便是七八十岁了,身板依然健朗。我以前也很不解,觉得老人辛苦,有时得闲与老人聊天,听到老人说,“有得做,做得动,都是很开心的。”他还说,要是没得做了,这身子骨就会闲出毛病来。

朋友相约,春节后外出走走。1月20日这天,笔者用手机订了个4人3日游的项目,一次性付清了费用。天有不测风云。第三天,得知同行中有一位患上了肺炎,收住进医院,而告知我的那个朋友,因其接触过,也有传染上的可能。当时,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已浮出水面,“肺炎”二字令人谈虎色变,须将紧急情况及时告知旅行社,以便及时应变。况且,

这还牵涉着退款问题呢!当天下午,笔者用语音电话联系旅行社接单,那头没人理会。隔38分钟再联系,依旧石沉大海!我想起将患者在医院的照片也发了过去。又过了三天,对方终于回复:“所有产品都取消了”。随后又发来两个字母:“gz”,这是指什么?与朋友猜谜

似地想了半天,仍在五里雾中,于是惭愧而厚着脸皮再问:“gz是?”又无下文!要说对方实在忙吧,预订不是很顺畅么,对方的态度也不错呀。为何前后两张脸?

“你架子也太大了,太冷漠了!”第二天上午,笔者的微信夹带着气愤。连一句解释都没有。再过了3天,等来一堆文字,是旅行社执行国家相关机构要求,为防控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暂停旅游活动的通告。

槽心事总算迎刃而解,真心感谢政府为防控疫情采取了有力措施,同时又思忖,服务窗口单位的“服务”,除了做生意和执行“规定动作”,是不是苍白

那时候,愚园路上有两条公交线。20和21路,乌鲁木齐路口拐弯,愚谷邨的人家,就听见“叮”一声铃响,至今还在耳边。

这是王安忆为我的《愚园路》一书所写的推荐腰封。简短数语却意味隽永,在她的愚园路生活中,两条公交电车线是勾起记忆的线索。同样,在我的记忆中,20路、21路也是愚园路上两个值得眷恋的流动地标。

愚园路1918年全面完工不久,就和公交结上了不解之缘。由宁波人董杏生开办的公共汽车公司于1922年8月13日辟通了静安寺路到兆丰公园的公共汽车线,基本上就在愚园路上行驶,这也是上海第一条公交线。就此进一步带来了愚园路西边的人气。之后,1路和9路公共汽车都从愚园路上经过。40年代,10路双层汽车也从这条路上经过。而20路电车开辟于1928年9月27日,行驶路线自中山公园至静安寺。1963

年,南京东路上的有轨电车轨道拆除后,20路与1路合并,延续了上海公交1路的路线。而21路辟通于1955年,初到梧州路,1972年延伸至虹口公园,1990年,为配合愚园路施工,缩至静安区,从此告别愚园路。

我的青少年时代,售票员一句“安西路,长宁区工人俱乐部到了……”是永远不会忘怀的亲切记忆。安西路站是我乘坐20路和21路回家的站,我还清晰记得自东向西的车站,面对俱乐部布置的一排橱窗长廊,自西向东的站点则是长宁区公安分局。而我在愚园路的家就在俱乐部斜对面。

但为了有一个座位,我们时常不惜走一站路,跑到中山公园终点站上车。20路下车中山公园,从街心花园掉头,起点站在花园饭店门口,开过几乎整条愚园路,从乌鲁木齐北路拐弯至南京路一路向东,到九江路外滩的

到就没有其他内涵了呢?转念再想想,又觉得何必太上心!除了傻瓜,谁不知晓呢,日常生活当中,善变的脸蛋,比漂亮的脸蛋更多了去了——做生意的,一旦钱入账、货到手,有的变脸比翻牌快。难怪沪人有句箴言叫“老鬼(沪语音:居)不脱手”。人际关系的变化,也可用价值来左右的,老古董话叫“有事有人,无事无人”,“有事叫公公,无事脸朝东”。甚至家人之间,也有同此凉热的。有个亲见的趣闻:有位精明的老嫗,接近人生终点时,与势利小辈玩起了心眼。她身无积蓄,却装作有钱,忽悠得几个外孙女整天亲亲热热围着病榻转,直到舒舒服服归了天,才真相大白!

人性“两张脸”古来有之,因而,我们老祖宗的儒家“五常”中,“信”成了重

要的组成部分。季布一诺千金的典故,也因此流传了两千多年!“两张脸”的炎凉世态,也绝非中国特有。契诃夫的《变色龙》里,那个小巡警叫奥楚蔑洛夫的,虚伪多变的模样被刻画得惟妙惟肖,令人捧腹。扯远了!面对现实,要想生活中少一些势利和虚伪,让社会风气变得更加纯净美好,顶顶有效的,还得要像防控流行病毒那

样,人人自觉做好自己,不忘经常拷问自己,今天说假话了没有?!

为人处世“两张脸”,表露的是人的功利之心和势利品性,这是人性中阴暗的一面。看似习以为常,见多不怪,无碍大局,更死不了人,但它蛀蚀着人世间的真诚,伴生着自私和虚伪,毒化人际关系,污染社会风气,是一种危害极大的精神病毒。

母亲到底见多识广,语重心长地说:

屈指数来,我在武汉学习、工作和生活已经23个年头,这是我的第二故乡。我热爱这座城。关于新冠肺炎的病理学问题,我和绝大多数人一样,根本算不上了解,只知道这种传染性的病毒具有强大的攻击性。

口罩是疫情防控中的必需品,我心急火燎地跑到小区的药店,买了4包口罩。不到几分钟,这家药店的口罩也告售罄。在此之前,我还从没有戴过口罩,戴着口罩,感到呼吸并不顺畅,眼镜片上泛起白雾。下午,我给自己画了一幅戴口罩的自画像。

我们遵照专家的叮嘱,老老实实闭门在家,自觉隔离、做好疫情防护。接下来,我和家人就过起了足不出户的“隔离”生活。随后市区的一切公共交通停摆,路上的人很快变得稀少。昔日热热闹闹的城市,似乎成为空城。

那些白衣天使们,在疫情防控一线,是冒着被病毒感染危险救死扶伤。我不是医生,在疫情防控中出不

了力,于是拿出纸笔,对着图片,情不自禁地为钟南山院士、武汉医生吴小艳等医护人员画像。借用网络上的流行语就是:我不知道你是谁,但我知道你是为了谁。

然后,我把几张画作制作成短视频,在抖音平台播放,完全没有想到的是,不到一个小时,就有5万人点击,2000多人点赞。由此看来,对于在疫情防控一线的“战士”,我们都充满敬佩,他们冒着生命危险,用自己的命,救他人的命。如果不是大爱,又是什么呢?

正月初四,武汉的疫情患者数开始迅速增加,空空荡荡的大街上,时常传来救护车刺耳的声音,我知道这是在收治新冠肺炎患者或者疑似患者。我内心有些恐慌了,鬼知道病毒是不是在我家门外徘徊?看着玩得开心的女儿,真的有些后怕。

母亲到底见多识广,语重心长地说:

正月初四晚上8点左右,窗外隐隐传来《歌唱祖国》此起彼伏的合唱。什么情况?原来,附近的小区里,已经在家隔离的人们,自发地用激情澎湃的歌声,为武汉鼓劲、为中国加油!此时,我突然很感动,想哭。然而第二天,媒体就提示:市民精神可嘉,但是全部开窗唱歌,有传播病毒的危险。很快,小区又恢复了安静。

正月初六之后,武汉和全国的新冠肺炎患者和疑似患者人数不断增加,这可能也印证钟南山院士所说的那句话:疫情暴发正在走向峰值。这些天里,我两次到超市买菜,蔬菜品种多、新鲜,价格平稳,和往常无异样。买菜的人们都不作声,买完菜赶紧离开。

居家隔离的这几天,母亲想方设法做各种好吃的,吃得我起码胖了三斤。我和妻子轮流陪伴女儿,教她画简笔画、唱儿歌、跳舞,各种玩具变着花样玩。很让我欣慰的是:女儿没有哭闹着要出门玩。居家隔离,除了起初两天的少许恐慌情绪之外,心情一直都是平静的,利用这充足的时间,我认真阅读汪曾祺的系列小说,又有新的学习收获。

本次疫情告诫我们:人类必须敬畏自然,与自然万物友善共处、共生。所谓诗和远方,前提就是人类要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,控制人类的欲望,对自然心怀谦卑和坦诚。若打破自然界的平衡,最后受到伤害的就是人类自身。

正月初六之后,武汉和全国的新冠肺炎患者和疑似患者人数不断增加,这可能也印证钟南山院士所说的那句话:疫情暴发正在走向峰值。这些天里,我两次到超市买菜,蔬菜品种多、新鲜,价格平稳,和往常无异样。买菜的人们都不作声,买完菜赶紧离开。

居家隔离的这几天,母亲想方设法做各种好吃的,吃得我起码胖了三斤。我和妻子轮流陪伴女儿,教她画简笔画、唱儿歌、跳舞,各种玩具变着花样玩。很让我欣慰的是:女儿没有哭闹着要出门玩。居家隔离,除了起初两天的少许恐慌情绪之外,心情一直都是平静的,利用这充足的时间,我认真阅读汪曾祺的系列小说,又有新的学习收获。

本次疫情告诫我们:人类必须敬畏自然,与自然万物友善共处、共生。所谓诗和远方,前提就是人类要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,控制人类的欲望,对自然心怀谦卑和坦诚。若打破自然界的平衡,最后受到伤害的就是人类自身。

正月初六之后,武汉和全国的新冠肺炎患者和疑似患者人数不断增加,这可能也印证钟南山院士所说的那句话:疫情暴发正在走向峰值。这些天里,我两次到超市买菜,蔬菜品种多、新鲜,价格平稳,和往常无异样。买菜的人们都不作声,买完菜赶紧离开。

居家隔离的这几天,母亲想方设法做各种好吃的,吃得我起码胖了三斤。我和妻子轮流陪伴女儿,教她画简笔画、唱儿歌、跳舞,各种玩具变着花样玩。很让我欣慰的是:女儿没有哭闹着要出门玩。居家隔离,除了起初两天的少许恐慌情绪之外,心情一直都是平静的,利用这充足的时间,我认真阅读汪曾祺的系列小说,又有新的学习收获。

本次疫情告诫我们:人类必须敬畏自然,与自然万物友善共处、共生。所谓诗和远方,前提就是人类要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,控制人类的欲望,对自然心怀谦卑和坦诚。若打破自然界的平衡,最后受到伤害的就是人类自身。

正月初六之后,武汉和全国的新冠肺炎患者和疑似患者人数不断增加,这可能也印证钟南山院士所说的那句话:疫情暴发正在走向峰值。这些天里,我两次到超市买菜,蔬菜品种多、新鲜,价格平稳,和往常无异样。买菜的人们都不作声,买完菜赶紧离开。

居家隔离的这几天,母亲想方设法做各种好吃的,吃得我起码胖了三斤。我和妻子轮流陪伴女儿,教她画简笔画、唱儿歌、跳舞,各种玩具变着花样玩。很让我欣慰的是:女儿没有哭闹着要出门玩。居家隔离,除了起初两天的少许恐慌情绪之外,心情一直都是平静的,利用这充足的时间,我认真阅读汪曾祺的系列小说,又有新的学习收获。

本次疫情告诫我们:人类必须敬畏自然,与自然万物友善共处、共生。所谓诗和远方,前提就是人类要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,控制人类的欲望,对自然心怀谦卑和坦诚。若打破自然界的平衡,最后受到伤害的就是人类自身。

正月初六之后,武汉和全国的新冠肺炎患者和疑似患者人数不断增加,这可能也印证钟南山院士所说的那句话:疫情暴发正在走向峰值。这些天里,我两次到超市买菜,蔬菜品种多、新鲜,价格平稳,和往常无异样。买菜的人们都不作声,买完菜赶紧离开。

病毒

甘建华

到就没有其他内涵了呢?转念再想想,又觉得何必太上心!除了傻瓜,谁不知晓呢,日常生活当中,善变的脸蛋,比漂亮的脸蛋更多了去了——做生意的,一旦钱入账、货到手,有的变脸比翻牌快。难怪沪人有句箴言叫“老鬼(沪语音:居)不脱手”。人际关系的变化,也可用价值来左右的,老古董话叫“有事有人,无事无人”,“有事叫公公,无事脸朝东”。甚至家人之间,也有同此凉热的。有个亲见的趣闻:有位精明的老嫗,接近人生终点时,与势利小辈玩起了心眼。她身无积蓄,却装作有钱,忽悠得几个外孙女整天亲亲热热围着病榻转,直到舒舒服服归了天,才真相大白!

人性“两张脸”古来有之,因而,我们老祖宗的儒家“五常”中,“信”成了重

要的组成部分。季布一诺千金的典故,也因此流传了两千多年!“两张脸”的炎凉世态,也绝非中国特有。契诃夫的《变色龙》里,那个小巡警叫奥楚蔑洛夫的,虚伪多变的模样被刻画得惟妙惟肖,令人捧腹。扯远了!面对现实,要想生活中少一些势利和虚伪,让社会风气变得更加纯净美好,顶顶有效的,还得要像防控流行病毒那

样,人人自觉做好自己,不忘经常拷问自己,今天说假话了没有?!

为人处世“两张脸”,表露的是人的功利之心和势利品性,这是人性中阴暗的一面。看似习以为常,见多不怪,无碍大局,更死不了人,但它蛀蚀着人世间的真诚,伴生着自私和虚伪,毒化人际关系,污染社会风气,是一种危害极大的精神病毒。

母亲到底见多识广,语重心长地说:

正月初四晚上8点左右,窗外隐隐传来《歌唱祖国》此起彼伏的合唱。什么情况?原来,附近的小区里,已经在家隔离的人们,自发地用激情澎湃的歌声,为武汉鼓劲、为中国加油!此时,我突然很感动,想哭。然而第二天,媒体就提示:市民精神可嘉,但是全部开窗唱歌,有传播病毒的危险。很快,小区又恢复了安静。

正月初六之后,武汉和全国的新冠肺炎患者和疑似患者人数不断增加,这可能也印证钟南山院士所说的那句话:疫情暴发正在走向峰值。这些天里,我两次到超市买菜,蔬菜品种多、新鲜,价格平稳,和往常无异样。买菜的人们都不作声,买完菜赶紧离开。

居家隔离的这几天,母亲想方设法做各种好吃的,吃得我起码胖了三斤。我和妻子轮流陪伴女儿,教她画简笔画、唱儿歌、跳舞,各种玩具变着花样玩。很让我欣慰的是:女儿没有哭闹着要出门玩。居家隔离,除了起初两天的少许恐慌情绪之外,心情一直都是平静的,利用这充足的时间,我认真阅读汪曾祺的系列小说,又有新的学习收获。

本次疫情告诫我们:人类必须敬畏自然,与自然万物友善共处、共生。所谓诗和远方,前提就是人类要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,控制人类的欲望,对自然心怀谦卑和坦诚。若打破自然界的平衡,最后受到伤害的就是人类自身。

正月初六之后,武汉和全国的新冠肺炎患者和疑似患者人数不断增加,这可能也印证钟南山院士所说的那句话:疫情暴发正在走向峰值。这些天里,我两次到超市买菜,蔬菜品种多、新鲜,价格平稳,和往常无异样。买菜的人们都不作声,买完菜赶紧离开。

居家隔离的这几天,母亲想方设法做各种好吃的,吃得我起码胖了三斤。我和妻子轮流陪伴女儿,教她画简笔画、唱儿歌、跳舞,各种玩具变着花样玩。很让我欣慰的是:女儿没有哭闹着要出门玩。居家隔离,除了起初两天的少许恐慌情绪之外,心情一直都是平静的,利用这充足的时间,我认真阅读汪曾祺的系列小说,又有新的学习收获。

本次疫情告诫我们:人类必须敬畏自然,与自然万物友善共处、共生。所谓诗和远方,前提就是人类要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,控制人类的欲望,对自然心怀谦卑和坦诚。若打破自然界的平衡,最后受到伤害的就是人类自身。

正月初六之后,武汉和全国的新冠肺炎患者和疑似患者人数不断增加,这可能也印证钟南山院士所说的那句话:疫情暴发正在走向峰值。这些天里,我两次到超市买菜,蔬菜品种多、新鲜,价格平稳,和往常无异样。买菜的人们都不作声,买完菜赶紧离开。

边看边聊

边看边聊

那时候,愚园路上有两条公交线。20和21路,乌鲁木齐路口拐弯,愚谷邨的人家,就听见“叮”一声铃响,至今还在耳边。

这是王安忆为我的《愚园路》一书所写的推荐腰封。简短数语却意味隽永,在她的愚园路生活中,两条公交电车线是勾起记忆的线索。同样,在我的记忆中,20路、21路也是愚园路上两个值得眷恋的流动地标。

愚园路1918年全面完工不久,就和公交结上了不解之缘。由宁波人董杏生开办的公共汽车公司于1922年8月13日辟通了静安寺路到兆丰公园的公共汽车线,基本上就在愚园路上行驶,这也是上海第一条公交线。就此进一步带来了愚园路西边的人气。之后,1路和9路公共汽车都从愚园路上经过。40年代,10路双层汽车也从这条路上经过。而20路电车开辟于1928年9月27日,行驶路线自中山公园至静安寺。1963

年,南京东路上的有轨电车轨道拆除后,20路与1路合并,延续了上海公交1路的路线。而21路辟通于1955年,初到梧州路,1972年延伸至虹口公园,1990年,为配合愚园路施工,缩至静安区,从此告别愚园路。

我的青少年时代,售票员一句“安西路,长宁区工人俱乐部到了……”是永远不会忘怀的亲切记忆。安西路站是我乘坐20路和21路回家的站,我还清晰记得自东向西的车站,面对俱乐部布置的一排橱窗长廊,自西向东的站点则是长宁区公安分局。而我在愚园路的家就在俱乐部斜对面。

但为了有一个座位,我们时常不惜走一站路,跑到中山公园终点站上车。20路下车中山公园,从街心花园掉头,起点站在花园饭店门口,开过几乎整条愚园路,从乌鲁木齐北路拐弯至南京路一路向东,到九江路外滩的

到就没有其他内涵了呢?转念再想想,又觉得何必太上心!除了傻瓜,谁不知晓呢,日常生活当中,善变的脸蛋,比漂亮的脸蛋更多了去了——做生意的,一旦钱入账、货到手,有的变脸比翻牌快。难怪沪人有句箴言叫“老鬼(沪语音:居)不脱手”。人际关系的变化,也可用价值来左右的,老古董话叫“有事有人,无事无人”,“有事叫公公,无事脸朝东”。甚至家人之间,也有同此凉热的。有个亲见的趣闻:有位精明的老嫗,接近人生终点时,与势利小辈玩起了心眼。她身无积蓄,却装作有钱,忽悠得几个外孙女整天亲亲热热围着病榻转,直到舒舒服服归了天,才真相大白!

人性“两张脸”古来有之,因而,我们老祖宗的儒家“五常”中,“信”成了重

要的组成部分。季布一诺千金的典故,也因此流传了两千多年!“两张脸”的炎凉世态,也绝非中国特有。契诃夫的《变色龙》里,那个小巡警叫奥楚蔑洛夫的,虚伪多变的模样被刻画得惟妙惟肖,令人捧腹。扯远了!面对现实,要想生活中少一些势利和虚伪,让社会风气变得更加纯净美好,顶顶有效的,还得要像防控流行病毒那

样,人人自觉做好自己,不忘经常拷问自己,今天说假话了没有?!

为人处世“两张脸”,表露的是人的功利之心和势利品性,这是人性中阴暗的一面。看似习以为常,见多不怪,无碍大局,更死不了人,但它蛀蚀着人世间的真诚,伴生着自私和虚伪,毒化人际关系,污染社会风气,是一种危害极大的精神病毒。

母亲到底见多识广,语重心长地说:

正月初四晚上8点左右,窗外隐隐传来《歌唱祖国》此起彼伏的合唱。什么情况?原来,附近的小区里,已经在家隔离的人们,自发地用激情澎湃的歌声,为武汉鼓劲、为中国加油!此时,我突然很感动,想哭。然而第二天,媒体就提示:市民精神可嘉,但是全部开窗唱歌,有传播病毒的危险。很快,小区又恢复了安静。

正月初六之后,武汉和全国的新冠肺炎患者和疑似患者人数不断增加,这可能也印证钟南山院士所说的那句话:疫情暴发正在走向峰值。这些天里,我两次到超市买菜,蔬菜品种多、新鲜,价格平稳,和往常无异样。买菜的人们都不作声,买完菜赶紧离开。

电车来了,去了

徐锦江

那时候,愚园路上有两条公交线。20和21路,乌鲁木齐路口拐弯,愚谷邨的人家,就听见“叮”一声铃响,至今还在耳边。

这是王安忆为我的《愚园路》一书所写的推荐腰封。简短数语却意味隽永,在她的愚园路生活中,两条公交电车线是勾起记忆的线索。同样,在我的记忆中,20路、21路也是愚园路上两个值得眷恋的流动地标。

愚园路1918年全面完工不久,就和公交结上了不解之缘。由宁波人董杏生开办的公共汽车公司于1922年8月13日辟通了静安寺路到兆丰公园的公共汽车线,基本上就在愚园路上行驶,这也是上海第一条公交线。就此进一步带来了愚园路西边的人气。之后,1路和9路公共汽车都从愚园路上经过。40年代,10路双层汽车也从这条路上经过。而20路电车开辟于1928年9月27日,行驶路线自中山公园至静安寺。1963

年,南京东路上的有轨电车轨道拆除后,20路与1路合并,延续了上海公交1路的路线。而21路辟通于1955年,初到梧州路,1972年延伸至虹口公园,1990年,为配合愚园路施工,缩至静安区,从此告别愚园路。

我的青少年时代,售票员一句“安西路,长宁区工人俱乐部到了……”是永远不会忘怀的亲切记忆。安西路站是我乘坐20路和21路回家的站,我还清晰记得自东向西的车站,面对俱乐部布置的一排橱窗长廊,自西向东的站点则是长宁区公安分局。而我在愚园路的家就在俱乐部斜对面。

但为了有一个座位,我们时常不惜走一站路,跑到中山公园终点站上车。20路下车中山公园,从街心花园掉头,起点站在花园饭店门口,开过几乎整条愚园路,从乌鲁木齐北路拐弯至南京路一路向东,到九江路外滩的

到就没有其他内涵了呢?转念再想想,又觉得何必太上心!除了傻瓜,谁不知晓呢,日常生活当中,善变的脸蛋,比漂亮的脸蛋更多了去了——做生意的,一旦钱入账、货到手,有的变脸比翻牌快。难怪沪人有句箴言叫“老鬼(沪语音:居)不脱手”。人际关系的变化,也可用价值来左右的,老古董话叫“有事有人,无事无人”,“有事叫公公,无事脸朝东”。甚至家人之间,也有同此凉热的。有个亲见的趣闻:有位精明的老嫗,接近人生终点时,与势利小辈玩起了心眼。她身无积蓄,却装作有钱,忽悠得几个外孙女整天亲亲热热围着病榻转,直到舒舒服服归了天,才真相大白!

人性“两张脸”古来有之,因而,我们老祖宗的儒家“五常”中,“信”成了重

要的组成部分。季布一诺千金的典故,也因此流传了两千多年!“两张脸”的炎凉世态,也绝非中国特有。契诃夫的《变色龙》里,那个小巡警叫奥楚蔑洛夫的,虚伪多变的模样被刻画得惟妙惟肖,令人捧腹。扯远了!面对现实,要想生活中少一些势利和虚伪,让社会风气变得更加纯净美好,顶顶有效的,还得要像防控流行病毒那

样,人人自觉做好自己,不忘经常拷问自己,今天说假话了没有?!

为人处世“两张脸”,表露的是人的功利之心和势利品性,这是人性中阴暗的一面。看似习以为常,见多不怪,无碍大局,更死不了人,但它蛀蚀着人世间的真诚,伴生着自私和虚伪,毒化人际关系,污染社会风气,是一种危害极大的精神病毒。

母亲到底见多识广,语重心长地说:

正月初四晚上8点左右,窗外隐隐传来《歌唱祖国》此起彼伏的合唱。什么情况?原来,附近的小区里,已经在家隔离的人们,自发地用激情澎湃的歌声,为武汉鼓劲、为中国加油!此时,我突然很感动,想哭。然而第二天,媒体就提示:市民精神可嘉,但是全部开窗唱歌,有传播病毒的危险。很快,小区又恢复了安静。

正月初六之后,武汉和全国的新冠肺炎患者和疑似患者人数不断增加,这可能也印证钟南山院士所说的那句话:疫情暴发正在走向峰值。这些天里,我两次到超市买菜,蔬菜品种多、新鲜,价格平稳,和往常无异样。买菜的人们都不作声,买完菜赶紧离开。

有一种幸福叫百病不侵

陈华文

屈指数来,我在武汉学习、工作和生活已经23个年头,这是我的第二故乡。我热爱这座城。关于新冠肺炎的病理学问题,我和绝大多数人一样,根本算不上了解,只知道这种传染性的病毒具有强大的攻击性。

口罩是疫情防控中的必需品,我心急火燎地跑到小区的药店,买了4包口罩。不到几分钟,这家药店的口罩也告售罄。在此之前,我还从没有戴过口罩,戴着口罩,感到呼吸并不顺畅,眼镜片上泛起白雾。下午,我给自己画了一幅戴口罩的自画像。

我们遵照专家的叮嘱,老老实实闭门在家,自觉隔离、做好疫情防护。接下来,我和家人就过起了足不出户的“隔离”生活。随后市区的一切公共交通停摆,路上的人很快变得稀少。昔日热热闹闹的城市,似乎成为空城。

那些白衣天使们,在疫情防控一线,是冒着被病毒感染危险救死扶伤。我不是医生,在疫情防控中出不

了力,于是拿出纸笔,对着图片,情不自禁地为钟南山院士、武汉医生吴小艳等医护人员画像。借用网络上的流行语就是:我不知道你是谁,但我知道你是为了谁。

然后,我把几张画作制作成短视频,在抖音平台播放,完全没有想到的是,不到一个小时,就有5万人点击,2000多人点赞。由此看来,对于在疫情防控一线的“战士”,我们都充满敬佩,他们冒着生命危险,用自己的命,救他人的命。如果不是大爱,又是什么呢?

正月初四,武汉的疫情患者数开始迅速增加,空空荡荡的大街上,时常传来救护车刺耳的声音,我知道这是在收治新冠肺炎患者或者疑似患者。我内心有些恐慌了,鬼知道病毒是不是在我家门外徘徊?看着玩得开心的女儿,真的有些后怕。

母亲到底见多识广,语重心长地说:

正月初四晚上8点左右,窗外隐隐传来《歌唱祖国》此起彼伏的合唱。什么情况?原来,附近的小区里,已经在家隔离的人们,自发地用激情澎湃的歌声,为武汉鼓劲、为中国加油!此时,我突然很感动,想哭。然而第二天,媒体就提示:市民精神可嘉,但是全部开窗唱歌,有传播病毒的危险。很快,小区又恢复了安静。

正月初六之后,武汉和全国的新冠肺炎患者和疑似患者人数不断增加,这可能也印证钟南山院士所说的那句话:疫情暴发正在走向峰值。这些天里,我两次到超市买菜,蔬菜品种多、新鲜,价格平稳,和往常无异样。买菜的人们都不作声,买完菜赶紧离开。

居家隔离的这几天,母亲想方设法做各种好吃的,吃得我起码胖了三斤。我和妻子轮流陪伴女儿,教她画简笔画、唱儿歌、跳舞,各种玩具变着花样玩。很让我欣慰的是:女儿没有哭闹着要出门玩。居家隔离,除了起初两天的少许恐慌情绪之外,心情一直都是平静的,利用这充足的时间,我认真阅读汪曾祺的系列小说,又有新的学习收获。

本次疫情告诫我们:人类必须敬畏自然,与自然万物友善共处、共生。所谓诗和远方,前提就是人类要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,控制人类的欲望,对自然心怀谦卑和坦诚。若打破自然界的平衡,最后受到伤害的就是人类自身。

正月初六之后,武汉和全国的新冠肺炎患者和疑似患者人数不断增加,这可能也印证钟南山院士所说的那句话:疫情暴发正在走向峰值。这些天里,我两次到超市买菜,蔬菜品种多、新鲜,价格平稳,和往常无异样。买菜的人们都不作声,买完菜赶紧离开。

居家隔离的这几天,母亲想方设法做各种好吃的,吃得我起码胖了三斤。我和妻子轮流陪伴女儿,教她画简笔画、唱儿歌、跳舞,各种玩具变着花样玩。很让我欣慰的是:女儿没有哭闹着要出门玩。居家隔离,除了起初两天的少许恐慌情绪之外,心情一直都是平静的,利用这充足的时间,我认真阅读汪曾祺的系列小说,又有新的学习收获。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上海海湾国家森林公园有一个580亩水面的百鸟湖,是上海最大的园内人工湖泊,湖边各种树木、花卉、果树遍植,每到秋天,这里是白鹭的天下,成千上万只白鹭来到百鸟湖过冬,秋末初冬,引来成群的野鸭在这里嬉戏。

野鸭是水鸟的典型代表,其种类很多,我国有十余种,且数量多;野鸭善长途迁徙飞行,我国人工饲养的主要是绿头鸭,被驯养的绿头鸭抗病力强,全身羽毛呈棕褐色,亮而紧密,绿头鸭鸣叫声响亮,飞翔能力强,喜欢结群栖息于水生植物茂盛的湖泊,百鸟湖是它们的理想天堂。

野鸭生性温和,因此拍摄野鸭比较容易;初冬时节的百鸟湖边盛开着花朵绚丽的木槿花,微风在百鸟湖面吹起层层鳞波,野鸭成群追逐嬉戏、悠闲自得、祥和安逸;为了避免拍摄野鸭千篇一律,我使用多次曝光拍摄,将相机设定为两次曝光,第一次曝光粉红色的木槿花,把主要花朵位于画面正中偏左,第二次曝光拍摄水中的野鸭,将野鸭放在红花的包围中,右上方留出湖水潺潺的波纹,两次曝光机内主动叠加上生成,一幅别具一格的百鸟湖水红花绿头鸭效果的画面跃然眼前,一帧象征山清水秀、人与自然和谐美满的水彩画有趣生动;连续拍摄十几张,精选数张,后期色阶选择自动,饱和度提高,将画面

向绿色微调。

那时候,愚园路上有两条公交线。20和21路,乌鲁木齐路口拐弯,愚谷邨的人家,就听见“叮”一声铃响,至今还在耳边。

这是王安忆为我的《愚园路》一书所写的推荐腰封。简短数语却意味隽永,在她的愚园路生活中,两条公交电车线是勾起记忆的线索。同样,在我的记忆中,20路、21路也是愚园路上两个值得眷恋的流动地标。

愚园路1918年全面完工不久,就和公交结上了不解之缘。由宁波人董杏生开办的公共汽车公司于1922年8月13日辟通了静安寺路到兆丰公园的公共汽车线,基本上就在愚园路上行驶,这也是上海第一条公交线。就此进一步带来了愚园路西边的人气。之后,1路和9路公共汽车都从愚园路上经过。40年代,10路双层汽车也从这条路上经过。而20路电车开辟于1928年9月27日,行驶路线自中山公园至静安寺。1963

年,南京东路上的有轨电车轨道拆除后,20路与1路合并,延续了上海公交1路的路线。而21路辟通于1955年,初到梧州路,1972年延伸至虹口公园,1990年,为配合愚园路施工,缩至静安区,从此告别愚园路。

我的青少年时代,售票员一句“安西路,长宁区工人俱乐部到了……”是永远不会忘怀的亲切记忆。安西路站是我乘坐20路和21路回家的站,我还清晰记得自东向西的车站,面对俱乐部布置的一排橱窗长廊,自西向东的站点则是长宁区公安分局。而我在愚园路的家就在俱乐部斜对面。

但为了有一个座位,我们时常不惜走一站路,跑到中山公园终点站上车。20路下车中山公园,从街心花园掉头,起点站在花园饭店门口,开过几乎整条愚园路,从乌鲁木齐北路拐弯至南京路一路向东,到九江路外滩的

到就没有其他内涵了呢?转念再想想,又觉得何必太上心!除了傻瓜,谁不知晓呢,日常生活当中,善变的脸蛋,比漂亮的脸蛋更多了去了——做生意的,一旦钱入账、货到手,有的变脸比翻牌快。难怪沪人有句箴言叫“老鬼(沪语音:居)不脱手”。人际关系的变化,也可用价值来左右的,老古董话叫“有事有人,无事无人”,“有事叫公公,无事脸朝东”。甚至家人之间,也有同此凉热的。有个亲见的趣闻:有位精明的老嫗,接近人生终点时,与势利小辈玩起了心眼。她身无积蓄,却装作有钱,忽悠得几个外孙女整天亲亲热热围着病榻转,直到舒舒服服归了天,才真相大白!

人性“两张脸”古来有之,因而,我们老祖宗的儒家“五常”中,“信”成了重

要的组成部分。季布一诺千金的典故,也因此流传了两千多年!“两张脸”的炎凉世态,也绝非中国特有。契诃夫的《变色龙》里,那个小巡警叫奥楚蔑洛夫的,虚伪多变的模样被刻画得惟妙惟肖,令人捧腹。扯远了!面对现实,要想生活中少一些势利和虚伪,让社会风气变得更加纯净美好,顶顶有效的,还得要像防控流行病毒那